

丁玲

新中國的女戰士

譯者 魏金枝 著者 里夫原



上海局書，明光日發



『玲丁——士戰女的國中新』



本書作者里夫
（中）奧
朱德
（右）毛
澤東
（左）
一九三七年
春 天
攝於延安

序

我們的新中國，活躍着丁玲這個女戰士兼作家，不可動搖地是一件值得誇耀的事。不過，我們所得而認識丁玲的真實面影者，實在只有從她自己的重要的創作裏面去探索。除此以外，就不能使我們更多地知道她，認識她，以至分析她。

然而，說來很悲痛的：丁玲在多年以前，就突然消失「在黑暗中」，一直未曾爲外界所見及，正像她開始創作生活以前未曾爲外界所見及的時候一樣；但丁玲的這種處境，在戰士自己固然是一種苦痛，在環繞於戰士周圍的我們無數的大衆方面，也顯然地是苦痛。起予，茅盾諸先生，曾把他們的苦痛，形於

筆墨之間，是足以代表大眾的聲音；而魯迅先生一直到逝世，還不會知道丁玲究竟是「在黑暗中」幹了些什麼，因此對丁玲不無貶詞，更引起了丁玲自己的莫可名狀的苦痛。

現在，丁玲終於在統一戰線的發祥地——陝北——出現了，這位長江先生所說的「悄然出現了的」丁玲，想不到會在今日這一個冷角蔭裏從事於她心目中的偉大事業，這真使人在苦痛之餘，淌下了歡喜的眼淚！

她在那裏的生活，思想，自然是够引人注意的，可是仍然未曾為外界所見及；恰巧在這時候，我讀到了美籍記者天津聯合通訊社社長 H. H. 里夫 (H. H. Rife) 的一篇長文，記丁玲的近事極明確，極有意思。這篇文章是在今年六月寫成的，所以六月以後的事是不會觸到，然而即使這樣，從這篇文章裏，我們已經彷彿看到了我們的戰士，正穿着一身素樸而英武的軍裝，在萬千羣衆的面前

，展開了戰鬥的大旗，領着自己的隊伍向前邁進。

我們得到了快樂，慰安，以及滿足。

葉舟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上旬，記於上海的砲聲中。

目次

序.....(一)

上篇 丁玲——新中國的女戰士

一 一條紅線.....(一一)

二 跨過六作家的屍體而前進.....(一四)

三 統一戰線運動.....(一七)

四 另一條紅線.....(二〇)

五	上海大學時代	(二三)
六	北京大學時代	(二六)
七	文藝的展開	(二九)
八	三人行	(三一)
九	高壓之下	(三三)
一〇	失蹤	(三五)
一一	在南京獄中	(三七)
一二	到西安府	(三九)
一三	中國女性的英雄主義	(四一)
一四	國防文學運動	(四四)

下篇 關於丁玲

- 一 當丁玲「在黑暗中」的時候……………(四九)
- 一 憶丁玲……………(四九)
- 二 丁玲……………(五六)
- 二 丁玲在西安事變前後……………(六五)
- 一 胖了丁玲……………(六五)
- 二 丁玲和集體創作……………(六七)
- 三 丁玲生活漫談……………(七一)
- 四 悄然出現了的是丁玲……………(七三)
- 三 丁玲最近的工作……………(七八)
- 一 丁玲任第八路軍戰地服務團總主任……………(七八)
- 二 丁玲談西北特區的文藝……………(八〇)

上篇·丁玲——新中國的女戰士



一條紅線

在中國的社會主義指導者和文化工作者的生活史之中，好像一條紅線似的交織着這一簡明的事實，就是：他們是由於他們的親友受到了監禁和死刑，纔使他們從青蒼的牧場般的急進思想的涉獵中，走向了社會主義革命的火線。

如果說一九一九年青年運動爆發以來的中國革命史有過什麼教訓的話，那麼，這種對於『危險思想』或急進活動的殘酷而異乎尋常的毒刑，結果反而是在這種高壓手段之下的殘剩者的心靈中灌漑了社會主義的種子。



只要一想到美國的那句箴言；「凡有相當價值的人在他的青年時代便都是急進份子」，那就不難理解爲什麼在這變化多端的中國的中學和大學裡面，有這許多烈性的男女學生表現着左傾的行動。一般的青年，都要經過這一階段，保持着他的早年的自由傾向或左翼思想，而進入他的成年的日常生活。

然而當我在中國赤都（註一）——延安府——的時候，我曾經跟許多知識份子，教育家和學生份子談過話，他們告訴我：他們都是當政府或地方當局所指使的清共工作，把他們的親友們在革命運動或救國運動中被捕或受刑以後，纔使他們堅定了對於急進主義的信仰，更進而獻身於社會主義運動。

在社會定義的葡萄園之中，差不多全部的知識份子，都是他們家庭中的遺

（註一）：本文是在好幾個月之前寫的。在目前中國的蘇區是已經不再存在了，因此

中國現在也沒有赤都可說了。——原編者。

族，或是朋輩中的殘侶。中國各學校的無數的青年男女，當郭清——是青年學生示威運動者，是一九三六年二月間被捕於北平監獄，後因肺炎而殞命——殉難之後，就成爲了堅定的社會主義者或社會主義同情者。後來，郭清追悼會舉行之際，警察又對學生進攻，當這些動亂不安的數月之間，又受着日本軍隊和日本大使的經常刺激之下的指使，河北，察哈爾當局把大批的學生份子也逮捕了去，這些事件，使許多的學生去追尋純熟的社會主義者的保護和指導——這些社會主義者曾經在過去經歷過同樣的經驗，而對於還在到來的清共工作，尤其是無所害怕的。

列甯，曾經再三地說過；『沙皇殺人一個，比了二十噸的宣傳，對於吾黨更多價值。』毫無變化地，中國學生界的急進思想之每一度的掃除，結果，適足以燃起那永遠不死的革命的烈焰。

丁玲女士的場合，正是如此。

跨過六作家的屍體而前進

當她二十三歲的那一年，丁玲是一個熱中於人生，戀愛和文學的研究生。她渴求着文藝的聲望，竭力地完成她的技巧和作風，憑着她對於她的創造工程所用的全部毅力和緊張性，她就脫出了美文學的軀殼，建設了新現實主義的流派。

這時，她在文藝的習蒼中，已經算是一顆輝煌的星斗了，可是她還跟革命作家的主體，站得很開的，只把自己描寫為左翼運動中的一個旁觀者，並不算

是一個參加者。她只是從側路上，悄然地觀望着革命作家們在她的身邊進行着。

當六作家——她的丈夫胡也頻、馮鏗、曾頌、（註一）殷夫、李偉森和柔石縋越刑場，跌在警察局的劊子手的脚前的時候，丁玲就懷着慘痛的反抗心，站起身來，反對政府方面這種不必要的殘忍，誓死要運用她的筆墨的全部力量，來攻擊她所形容着的『恐怖』。

『跨過六位殉難的作家們的屍體，她大踏步地走向前去了。』茅盾在一篇關於丁玲的生活和創作的批評裏面，描寫着這位女作家的事業中的轉變，說：『從一九三一年夏天起，丁玲就不再是一個局外人了。她自己從一個同情者的身分，却變成左翼作家之羣的一個戰士了。』

（註一）：此係譯音，正名待考。——譯者。

她避脫了警察局，並且跟當時存在於政府中的弊竇下攻擊，一直到她自己被捕，被禁錮在南京至一年以上。

現在，她是已經放棄了反政府，反資本家的無情的鬥爭了。

統一戰線運動

今年春天，我住在延安府的某宅子裡，在那邊的庭院中，有一張桌子，桌子上燃着一支燭，在微明的燭光中，丁玲穿着一套中國紅軍的軍裝，跟我吐露着她自己的身世和戀愛，吐露着她的求自由的文藝表現的艱苦鬥爭，並談及她對於未來的希望，然而她一次也不曾因為她過去曾對於國民黨有過衝突而表示任何狠毒的感情。

『在統一戰綫之下，現在是不再有什麼衝突了，』她說：『我們是不算舊

眼的，因為新精神已經注入了舊中國，我們彼此都只有一個共同的目標，——反對我們共同的敵人日本。我不願發出關於過去的任何敵意的言論，而且，請你注意，當你寫你的故事的時候，切不可有關於我算舊賬的表現纔好。」

丁玲很願意給我充分的機會，使我得以聽取她的報告，以便寫成我的一系列的故事。她自由自然回答着，沒有脾氣，沒有惡意，沒有迷盲的傳道氣，在我所問的問題中，許多是關於她私人方面的，或許竟是很不講究禮貌的。她的每一個答案，在本身上，便都是像一粒珍珠一樣，透露出光明磊落和忠實性，既沒有虛偽的謙遜，也沒有假冒的英雄氣概。這一點，在延安府我所遇到紅軍將領，蘇維埃政府的官吏和社會主義的領袖們方面，都是一樣的。愛德迦，斯諾，外國新聞記者中訪問蘇維埃區的第一人，曾談過他難於找求他們個人歷史的事實，但很顯然的，他在印刷物上面所說的話，都非常忠實，使一切的懷疑和厭

惡，到了一九三七年四月，我到赤區的機會到來了的時候，都已經釋然盡消了。

自從今年一月間她來到了延安府以來，丁玲一向是爲着統一戰線運動而寫作着，而教育着，而工作着。她早已停止了階級鬥爭的鼓動工作，甚至還放棄了關於被壓迫的農民和工人們的貧苦和憂愁的尖銳的現實描寫，使她的寫作力最集中宣傳，喚起大眾，立即動員一切人力和物力，打倒『日本的侵略』，爭求中華民族的解放。

至於她和其他左翼作家，在這一次基本課題變更之後，究竟會達到怎樣成功的程度，因爲現在太早，當然還難於說定。在某些人看來，自從魯迅逝世以後，左翼份子就動搖於廣泛的猶疑中，然而玲的天才，却必須而且一定要克服這種變更的風調。

寫作，在丁玲，誠然是容易的事。

四

另一條紅線

丁玲出身於湖南的小紳士的家庭中，她在當時正教所設立的學校中受得了初等教育，本來或許是要繼續過一種十分平凡的生活的，可是五四運動起來了，把丁玲和全國的青年們煽起了愛國的熱情以及衝破舊的封建傳統和家庭束縛的願望。

丁玲在這時就追求着更廣大的天地了。此後不久，陳獨秀和別一些自由主義的領袖份子，在上海開辦了平民女子中學，他們的宗旨是要打破舊傳統，並

且實驗社會活動和愛國工作以及正式研究的新理想。

這樣的一個組織，在一個青年叛徒看來是極其中意的，因為他們正在想離開他們本省的靜默的冷地，換一個方向走到大城市中的迅速的急流裏去了。當蔣冰之——丁玲的真姓名——決心到上海去進這學校的時候，她的故鄉突然爆發了內戰，她家裏的其他人們都騷亂了，震懾了，只有丁玲的母親却站在她女兒的方面，英勇地替她辯護，終於使她達到了勝利。

這是第二條紅線，穿過了這個加入了社會主義者的知識份子的生活，穿過了這個打破舊的封建傳統而進於革命活動的知識份子的生活，——這一革命活動就是父與子或父與女的鬥爭，以及母親爲她女兒的自決權而鬥爭的態度。

毛澤東從他早年時代起，就經常地跟他小資產階層的父親作鬥爭，也往往是他的母親替他辯護，並且幫他追尋新的文化和知識。蘇維埃軍事委員會的副

主席周恩來也會活龍活現地談及他的後母——文藝愛好者——的開明的自由主義，她鼓勵他讀許多種的書，甚至讀革命的文章，却並不要他像他父親所要求的那樣用鼻子對着經書。曾經站在文藝革命的最前線的胡適（毛澤東有一次對紅軍演說，我那時也在場，他說胡適是一個「文藝娃娃」）也時常說，他的一切都得歸功於母親，因為她是對他的幼年教育用了全部心思的。我在延安府裡所遇見的許多社會主義知識份子的情形，也正是如此的。

得着她母親的助力，丁玲就動身到上海去，進了平民女子中學，一連在那裡讀了兩年書。她受着兩個學友的影響最大：一位是王劍虹女子，一位是王一知女士，兩人都有些像溫和的無政府主義者，而後者則傾向於社會主義。然而，這學校仍不能滿足她們的期望，她們繼續地陷入「男孩的麻煩」。失望和厭惡之餘，丁玲和王劍虹便上南京去。在那邊住了幾個月，如醉如狂地耽讀了革命的文學作品，又召集了一批女孩子們，同樣地享受了新發見的自由。

五

上海大學時代

不久，她們遭遇到了一個從前沒有如此煩惱過她們的，非常基本的問題，就是：不知道到那裏去找吃飯和寄宿的錢。王女士的父親是有錢的，但他們不願意拿錢供給女兒，在國內到處奔走。丁玲的母親，也正有同樣的意思。而這兩位女孩子自己呢，却又找不到工作。她們雖然試寫了一些東西，然而賣不掉。沒法想了想了，她們就決定重回學校裏去，使她們仍然靠家庭的接濟，佔着一個地位。

一九二三年，她們回到上海，進了上海大學的中國文學系，成了瞿秋白，鄧中夏和別一些社會主義的指導家的學徒了。這位美貌的王女士，成爲了瞿秋白的夫人，丁玲呢，瞿秋白的弟弟也『十分要好』了。因此，這位後來一躍而爲中國最偉大的革命作家的女子，在她十七歲的妙齡，愛苗就已經在心中遺留着了。

大學的四周，在這種戀愛事件發生之際，被訴毀起來了，不過，他們四個入卻自認是非閒話所能克服的個人主義者。

這一事態的結果，就是王劍虹染着了肺病的悲劇之死。王女士的生和死，對於丁玲的影響非常廣大。在近乎全部的她初期的作品中，尤其在王女士的日記和韋護裏面，丁玲是重新組織了她這位女友的生活的故事和死亡的一幕。莎菲女士是反對封建時代傳統的一個叛徒，而憧憬着像秋風一樣自由自在的一種

生活。她愛取攻勢，甚至愛用暴力，然而常常是從經驗出發的。她排除着對男性屈服的舊習慣，而且用了她的強烈的反應和一種悍然的態度，竭力使她自己的生活因自己的需要而決定。在一個樂劇式的結尾中；（這種結構，在中國舊小說中是從來沒有發見過的。）莎菲女士給她年青的戀人以最後的一個撫愛，就遺棄了他，而歡樂也就死去了。在丁玲的第二篇小說中，麗嘉也是跟王女士的情形相似的。在丁玲的許多短篇和長篇中的女主人公，正像王女士的死法一樣，都是死於肺病的。

六

北京大學時代

丁玲不想再留在上海了。這時，魯迅的名字正在革命的史頁中壯烈地橫掃千軍，於是丁玲就決心要進國立北京大學——中國新文化的搖籃——魯迅是在那裏當教授，並且正担任着兩三種『白話』的雜誌——不是『文理』（註一）的雜誌——的編輯工作。

（註一）作者在這裏是襲用了聖經的譯名，稱『文言』爲『文理』（prose），以與『白話』（poetry）相對。——譯者註。

她是在一九二四年到北京的，但是她發覺到她一時還不能進入大學肄業。她住到西山附近，周圍都是一羣的熱情的文藝青年和藝術學徒。就在這裏，她認識了胡也頻，後來又跟他同居。那時候，她已經極端地反對『布爾喬亞』的婚姻制度，所以她就搬到北京的一家公寓裏去，外表上是去『研究藝術』，實際上卻是跟胡也頻在一起。

當時，在她的朋友圈子裏面，沈從文也是一個，他是一個青年作家，後來是以約摸五十部的創作而成名的，有『中國的仲馬』之稱。沈從文會在一九三四年寫過丁玲的傳記（註二），可惜這部傳記的用處被弄糟了，因為事實上，沈從文寫這部書的時候，丁玲正籠罩在懷疑思想的暗雲之下，而沈從文卻很顯然地企圖極少渲染出她的革命思想和背景——即使不會把它完全地隱藏起來。

（註二）指記丁玲一書。——譯者註。

丁玲不能作爲正式學生而進入國立北京大學，但魯迅是讓她在這學校裏上課了，她就在這裏做了三年的『傍聽生』。胡也頻在那時懷着成爲『中國的雪萊』的大志，沈從文和丁玲一同從事於他們的寫作，甚至還發行了一種雜誌，究竟只有一點短暫的成就了。

七

文藝的展開

在魯迅的友好的幫助和指導之下，丁玲開始追求文藝方面的發展了。她不再存着從事於糊口著作爲念頭，卻開始佈置了替大衆寫革命小說的嚴肅工作了。她寫下了而且撕掉了許多篇的小說以後，纔把她的第一篇嚴正的小說交給一個編輯人去。那篇小說一出版，中國的文學界就開始驚動起來，注意來這位羽翼初生的作家的一時無兩的特質。她就一躍而爲新月社的主要人物，社員裏是有幾個左翼作家的。從這第一篇小說所獲得的鼓勵，她跟新月社接觸中的知識

上的感興，以及魯迅的影響，都給她以很深刻的刺激，於是她就到了上海，開在一個小房間內，足足有兩個年頭，從事於寫作，並不跟外界往來。

她鑄造了大批的材料。她的第二篇少說——莎菲女士的日記——被人們用巨大的熱情而接受了，批評家開始說：丁玲甚至足以取得冰心女士的地位，而成爲中國最偉大的女作家。在此後繼續不斷的每篇小說中，她的表現更深刻，而且在作風上以及在覺醒中的中國精神的解剖上，也更有丁顯著的發展。

這時候，世界不再需要她過着隱居生活了，——當她終於從那小房間裡向外露面的時候，丁玲已經成爲國內最前列的女作家了。中國的文藝歷史家，也許會對於她在中國新文化運動中的重要地位發生爭論，但他們決不能錯把她的名字從文藝的光榮史冊上抹去。

八

三人行

她的隱居生活，是被生活，戀愛，思想，革命的世界所侵入了。胡也頻從北京南下了。沈從文也在兩個月之後趕到了。他們三個人一同住在法租界的靜悄悄的小街上。對於因他們三角事件所引起的全國的毀謗，只裝做不聞不問。有些時候，他們因為妒嫉，經濟困難或政見不同，發生猛烈的口角。但就一般的情形而說，這是他們生活中的一個非常忙迫而且快樂的時期。他們寫詩，寫小說，也作插畫，並且發行了三種雜誌，這一切，不是歸於失敗，便是遭受了

當局的壓迫。

經濟的恐慌，永遠不停地襲擊着他們。胡也頻總算在濟南那方面獲得了一個教書的地位，但他並不滿意，不久就重回上海，投身於革命工作。沈從文似乎對於他這兩位朋友的熱情不爲所動。而且他的影響更把丁玲保守在革命運動的後方。然而胡也頻和丁玲終於成爲左翼作家聯盟的正式的聯盟員了，——這個聯盟包含着五十多個特出的左翼作家，他們對於中國的文藝和政治方面是留下了深刻印象的。

九

高壓之下

再過了一個短短的時期，當局就開始了他們對於『文化匪徒的清剿』，這一來，在清剿完畢以前，就把二十多個聯盟員的生命奪去了。一九三二年二月間，這第一次的大批的行刑，把她二十三歲的丈夫的輝煌而有希望的事業粉碎了。

丁玲拋撇了沈從文的中庸的影響，置身於戰鬥的中心，向當時的當局鬥爭——這一鬥爭，是直到去年（一九三六）十一月共產黨跟國民黨宣布了新的

統一戰線政策之後纔告停止的。

然而，左翼作家聯盟，並不因為他們的幾個領袖的被行刑而有所畏懼。却重新改組，並且創辦雜誌——北斗。雖然是在危險之中，丁玲却成爲了北斗雜誌的主編，保持這一火線上的地位，足足有一年之久，到了一九三二年五月間，國民政府向公安局打來了電報，要他們提捕該雜誌的編輯同人及主要作家。

丁玲逃跑了，在匿居的時期，她還繼續地把激烈的文稿，從出版物的海峽中，像一條溪流似的傾瀉出來。此外，她還忙迫地奔走於工人，農人和「被壓迫階級」當中，煽動他們去要求改善工作條件，同時蒐集她寫作短篇小說的材料。

失蹤

一九三三年五月十四日的一個倦人的黃昏時候，當丁玲和兩位同志——丁休和潘梓年，正在上海昆山花園的一個樓面的洋臺上喝着熱茶，忽然有一個爆炸聲起來了。在督察員馬紹武——已向南京自首的共黨叛徒——的領導之下，一隊中國的密警包圍了這個屋子，馬上就有一羣用毛瑟槍對準着這三位作家的胸口，被迫到閣落裏，接着發生的辯白中，丁休拚命爲自身的自由而鬥爭，終於被他們從樓上摔下來，——摔到樓下的石階上，立刻就被摔死了。據警局方

面說，他是意外地跌下去的；但據人們的報告，他是被摔下去的。

當中國公安局公務人員走進了公共租界，或法租界，並不從特區的法院裏獲得正式的證明書，就把犯人引渡到華界去的時候，這種犯人，照上海報紙的用語說來，就是『被綁』。丁玲和潘梓年就是在這樣的情形之下被綁的，誰也不知道他們的下落，差不多有一年光景。

在丁玲她們被綁後一兩個月光景，上海的小報方面，傳出了種種離奇的報告，有一條消息，甚至於造出奇妙的空想，說：丁玲已經跟那位督察員馬紹武——她的拐手——發生戀愛，而且已經成了他的『小老婆』。然而，過了一些時候，馬紹武在廣西路某書場裏被人行刺之後，這些假消息就停止了。一般人都相信，她已經被殺掉，因而中國作家們都爲着這一個勇敢的，天才的領袖份子的死而哀悼。

在南京獄中

在南京，這兩個犯人，既不被提到別些政治犯所拘囚着的牢獄裏去，也不受任何的審問或判決。他們終於被關閉在一個舊屋子裏，有最嚴密的守衛，禁止着他們與外界的任何接觸。

當這種艱困而且寂寥的生活過了幾個月之後，潘梓年的身體愈弄愈衰弱了。他承認自己是一個黨員。然而，在他述說他自己的經歷的時候，他充分地否認了丁玲的罪名，因此，當局就決定把她釋放了。她的母親，被召到南京，丁

玲總算被應許「宣誓釋放」，獲得了某程度的自由，但仍不能走出南京以外。
丁玲，她的母親和孩兒，在官方的監視之下，悄悄地過度了好幾個月。

到西安府

她努力着寫了一些略有社會意義而沒有毒的短短的小說，發表在大公報和其他各報，但她在這種限制之下覺得老大的不快意。

但據人們報告：在這時期內，她在南京是『生活得很舒服』，同時還寫了『有作用的』小說。她的老朋友也都相信，她是『叛變』了。

丁玲的悲哀之一，便是魯迅到死，還以為她已經『叛變』，而因此就看輕她。用他着大大的判詞，告訴人家說，丁玲是『已經叛變』，她的創作生活也已

經完結了。」

魯迅畢竟是爲外形所欺了。有一位共同的朋友，在一九三五年秋天，見到丁玲的時候，談起魯迅的憂心的誤會，她是呆住了：她是多多少少敬佩着魯迅的，而魯迅竟不能相諒解。熱淚湧上了她的眼眶，她半嚮說不出話來。

丁玲是不曾放棄或背叛了她的同志們或集團。她抓住了最初的，可利用的機會，逃亡到北平，從北平又到西安府，在那邊住下了。但始終並不露面，直到後來，她才找到了進入蘇區的機會，一直住到現在。

中國女性的英雄主義

很不幸的，是：丁玲的作風，在這過去的兩年之間，已經失卻了戰鬥的力，然而到了延安，她的筆又復積極地活動起來，她希望着中國各黨、各派、各界組成一個統一戰線（註一），使她能够有再度出版她的小說和論文的權利。在我跟她的悠長的談話中，我認出了丁玲是不喜歡加強她自己的痛苦的經驗，她卻致送着高度的敬意於那些多年來曾和她經歷過同樣經驗的許多旁的女性。

（註一）這裏所說的統一戰線，在目前是已經實現了。——原編者

「苦難中的中國女性之英雄主義，甚至比男同志們的還要堅定得多。」她這樣說：「黨的紀錄，指出了許多男同志在監禁和受刑之下自首，然而，女同志們之中，無論她們受着怎樣的苦難和羞辱，卻從來沒有一個人實行自首的。」

許多的女性是死在刑房裏，還有更多女性是受戮於刀槍底下的。」

她又追述到許多的女性，是死在數年前湖南清黨時期湖南省政府主席何健的手下，這數目，比起被殺的男性還要多。

「中國女性的革命思想，由於上海，天津，北平和其他中心城市的婦女工作的成功，是大大地廣泛而且深刻了。」她解釋着說：「那種直接行動的才能和人力的動員，是不再反對國民黨，而是反對日本侵略者了。今日的中國婦女，不僅是警覺到了國內的危險，而且更迫切地要參加的這種運動：打倒日本，搶救中國。」

熾又說：「延安的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裏面的六十個女學生，值得我們的敬慕，是因為她們能在這樣困難的環境之下，還有到這裏來讀書的勇氣和宗旨的忠實性。她們差不多都是中學校畢業生，年齡都在二十歲左右，她們又都拋撇了父母和家庭，或許還犧牲着情性的奢華的前途，來到這裏，每天吃三餐粟子，讀八小時的書，並準備着犧牲她們許多生命的一個鬥爭。」

在這大學校裏的許多女學生，和別一些隸屬於紅軍部隊的青年女性，在聽們煩悶或寂寞的時候，便都到丁玲那裏去，尋得了她的幫助和領導之下的新的感興和新的希望。還有，請求她的指導的，是一些左翼文學團體的殘部——如今是廣泛地分散在各地的——也還渴望着她的新的小說的出現。

一四

國防文學運動

丁玲是時時刻刻地守着在中國文藝動向的前衛中間。她在一九三〇年之前，就樹立了中國文學的新現實主義的流派，最後，大踏步地進一步的時候，就到達了國防文學運動的最高線。

在我寫這篇史話的時候，——六月中旬——國防文學運動是再度地出現在戰鬥的前綫，到中國書坊中去一看，一打的重要文學雜誌都正在熱烈地討論着國防文學的技巧問題和寫作方法問題。經過了跟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和別一

些領袖和南京方面的幾個重要長官的悠長的談話之後，我相信統一戰線將會被公開的採作國策，在這一場合之中，國防文學將被允許其存在，即使它受不到官方的保護。

丁玲相信，由於這一事實，左翼作家們，受了這麼長期的壓迫，不久總要找得他們的創造力的出路。我以爲這些作家，也許不能一心一德地投身於這一運動，而這一類的運動又必須自然地生長起來，自發地跳躍起來。對於我的這個見解，她答覆着說：左翼的寫作動向，好幾個月以來，已經進向這個主題了。

『在打倒日本，肅清漢奸的高潮之中，國防文學是已經建立在文藝戰線上，要求着民族解放戰線上的一切作家合作。』中國詩歌作者協會所發的一次宣言中這樣地說着。

「……我們希望寫作小說和詩歌的朋友們將捏緊拳頭，向着共同的目標前進，無論你是否——」

狂吼着打倒敵人的憤火，

我是呼籲着世界的和平。

咒詛着人間的不平，

或是禮讚着真理和光明——

歌詠出過去國防的史詩，

或是在詩中表現出今天的鬥爭！」

下篇：關於丁玲

「當丁玲」在黑暗中」的時候

一 憶丁玲

「一二八」的時候，我們的二樓住着丁玲女士。大家只想着她常常整夜不停下筆來睡一下，就知道她一向是一位頂努力的女作家。

當天通巷士兵們的槍口還不會射出第一顆抵抗的子彈時，某種人雖然早已服服帖帖地接受了一切賣國條約，但廣大的羣衆和士兵們依然是那末憤怒，那末緊張，同時我們在這深夜裡也還伴着丁玲與憤地圍着爐子坐着，談論着北四川路一帶的那些壓斷了街的逃亡的行李，和那些含着悲壯的眼睛，携兒帶女的

遷居的民衆，以及由日本兵的大本營內閃出來的鎗刺的光亮等，預感着快有一場侵略者所賜的浩劫，受壓迫者求生的抗戰到來。

原來，我第一次見着丁玲的時候，她雖已經享有了閩秀作家的盛名，但那時，她似乎也的確還有些閩秀氣。常常，一套標緻的洋服罩住她的肥圓的身軀，赤腳綴着一雙拖鞋，閒適地坐在沙發上，接待着拜訪她的客人。可是不久，社會的激盪很快地便打動了她的心靈，而一顆殘酷的子彈奪去了她的愛人後，更使她澈底地走上了鬥爭的十字街頭。因之這一夜，她的心就像我們所圍着的一爐紅火，她痛恨那些無心肝的人們的投降，她相信下層士兵們必然會抵抗，末了又約我們在天亮後出去觀察這快來的大混亂的場面等後，我們才各自分身去睡了。

次日一早，報紙上果然有一串大字刺激着我們的眼睛，一向被長官們調來

鬪去，只能打自己的兵士們的鎗口，這次果然掉轉了頭，而且那野蠻跋扈的敵人，竟被他們的子彈一顆一顆地送回老家去了。我們對着這些鉛字歡喜得心涼，我們讀着許多勝利的消息而感着輕微的寒慄。於是，我們不能靜止一刻，便隨着丁玲及她的友人走出了大門外來了。

目的地暫時是與戰區相反的楓林橋，因為那是行政機關的所在地。一走到街頭，街頭上又平空添了一股緊張氣，那些行人們的急迫的脚步，和各自興奮着的面孔，顯得地下長騎着的柏油路也在活躍，也要翻身起來一樣。……然而，待到了楓林橋，這市政府一帶却意外冷寂，除了在附近偶然見着少數衛兵而外，幾乎看不出有多大變動。於是我們只好掉頭，沿着橋邊的污泥溪溝，再向南站走去。……這路上，在兩月前，由於「九一八」的激動，曾由公共體育場來過廣大的羣衆的示威，那佔領了大地的人的鎮練中，丁玲也曾是一環，那

震動了雲霄的吶喊中，也有過她的洪亮的聲音。現在我們一面走，一面回憶着當時的壯烈的情景，也常常見着靠法租界那面的沿岸的鉄絲網，和每個橋頭上的障礙物及守着的外國巡捕……。

但就在這之間，忽然從閘北那面傳來一聲轟然的巨響，使大家不得不暫時停下來瞠目對視，而一想着前線上的戰鬥劇烈，我們便又加緊脚步，決心拋棄這「嚙哈看頭」的後方，丁玲還說如有可能時，便從南站直接搭車到北站去。……可是一走進南市的街上，這裡人纔突然多了起來，而大家都是那末瘋狂地走來走去，那末驚惶地互相探聽消息，但似乎也有一種共通的憤慨，把大家的心互相結成一條綫，連素來與黃包車夫成仇的警察，今天也特別表示得很够朋友……。

在途中時，我們曾見着那些黑壓壓的人羣，忽然像一窩被挑撩了的螞蟻似

的，四處亂逃亂跑，有的高呼日本兵打過來了，有的又說天上有飛機要丟炸彈，這可令我們也暫時失掉了理智；我們想不着日本兵到南市須得經過法租界，想不着天上並沒有飛機的影子，便也跟着人羣向前一陣奔跑，及到一條弄當中去站了一會後，才又由於外面的漸次回到平靜而走出來了。

走到南火車站時，車站上紮有一隊兵。一部分在忙碌地架軍用電綫，一部分則滿身綁着子彈袋，提着槍往來。待我們剛一走上棧橋，便受了他們的阻擋，並且竟有幾個把我們當作了日本人，一齊圍了過來，開始向我們盤查。這時丁玲的朋友忙用廣東話說明我們的意思是搭車到北站，他們纔又把我們當作什麼也還不懂的人似的宣傳了一番，說日本兵已經是怎樣無理地先向我們進攻，說他們的兄弟們已經怎樣地開始了劇烈的抵抗等之後，才勸我們趕快回去，說北站根本不能去了。……於是我們祇好退了下來，決定由車站後路叫車到十

六鋪，再由十六鋪搭電車到北四川路去探看一切。

到十六鋪的一段路上無特別變化。可是由十六鋪一搭上電車，我們便得了各式各樣的勝利消息；有的說日本在關北的六三花園及花園後面的大玻璃廠都被中國兵破壞，有的更說連日本水兵司令部也被中國兵佔領了。與南市一帶的是憂慮，是驚惶的狀態，比較起來，這裡則反是高興，是鎮靜了。到了外灘，我們便下來打算換車，但據說到北四川路的電車已經停止。於是我們跟着人潮，由南京路再折入四川路而到郵政總局的橋頭上，這才突然有一幅異樣的場面呈現在我們的面前；參雜各國人的人羣到這時都一齊停止了話聲，屏住了氣息，各自隨着眼睛朝空仰望，空中有一架日本飛機，放出札札的聲音，從這些人羣頭上慢慢滑過，及待繞至關北的上空時，便將兩翅向下一斜，箭也似的掉下一顆極長的炸彈，同時地下也就騰起一陣步槍的聲音，使飛機一直飛到浦東

那面，然後才又慢慢折回來作第二次的轟炸……

一面，在橋頭上的人羣中，站了不少的「三道頭」和華捕；靠橋的蘇州河的兩岸，更有兩個日本水兵，各自挺出槍刺，兇狠狠地站着。同時，在我們的面前，時時有一輛裝貨汽車巡來，上面的日本便衣隊，山賊似的，穿着各色各樣的衣服，持着各色各樣的手槍，頭上，手臂上也纏着大小不一的紅布號頭，而一駛過人羣面前時，他們便狐疑地在大家的臉上狡猾地一瞥，便又一路打量着兩街的窗戶和屋頂，向着北四川路一帶急馳回去了。

這樣，我們和丁玲便暫時停佇在這裏，望着「一二八」的大戰，民衆自動地直接和帝國主義者的交鋒的第一日這樣展開下去。此後在長長的一月的戰爭中，丁玲女士曾不斷地努力去辦壁報，去組織民衆，去慰勞兵士，……祇要是對這戰爭，對民族有利益的事，他都不惜犧牲了自己的寶貴的創作時間去參

加。

然而轉瞬這已經是四年前的事了！這四年前的大流血不特不會使無心肝的漢奸們知到警惕，連丁玲也竟因為在這中間做了一些擁護民族利益的工作而不得不「在黑暗中」去過生活了。

何香凝先生在雙十節的回憶與展望中說翹要代表為國家革命而犧牲的烈士，向袁袁諸公高呼「還我血來」，現在當着「一二八」的紀念日回憶起丁玲時，我們也禁不住要向袁袁諸公高呼「還我人來」！

（沈起予作）

二 丁玲

大約是一九二一年罷，上海出現了一個平民女學，以半工半讀號召。那時侯正當「五四」運動把青年們從封建思想的麻醉中喚醒了來，「父與子」的鬥

爭在全中國各處的古老家庭裏爆發，一些反抗的青年女子從「大家庭」裏跑出來，才棄了深閨小姐的生活，到「新思想發源」的大都市內找求她們理想的生
活來了；上海平民女學的學生大部分就是這樣叛逆的女性。

我們的作家丁玲女士，就是那平民女學的學生。那時候，她不叫作丁玲，叫做丁冰之。按照中國的習慣，她應該用她父親的姓——蔣；但是她戴了她母親的丁姓，因為她覺得男女既是平等的，那麼子女們也可以用母族的姓氏。這也是那時候很普遍於青年男女間的一種新思想。

在平民女學的丁玲女士是一個沉默的青年。她有兩個很要好的朋友，王劍虹女士和王一知女士。前者是四川人，後者和丁玲同鄉，也是湖南人。王一知不久就傾向了××主義，而且加入了××黨，但當這三位青年女性做好朋友的時候，她們都有很濃厚的無政府主義的傾向。

平民女學的創辦者（陳獨秀和他的朋友）因為種種困難，不能使這學校按照他們的理想；丁玲女士她們大概感到失望，所以不久就退學。以後一年中間，她大概沒有正式進學校，她和她的朋友王劍虹女士曾在南京住過一些時，過「自修」的生活。一九二四年，她又正式進學校，仍舊和王劍虹在一處。這學校便是後來在「五卅」運動中很起了領導作用而且產生了不少革命人才的上海大學的中國文學系；她好像對於政治還不感多大興趣，思想上她還是近於無政府主義。

在上海大學大約一年光景，丁玲到別處去了。那時；她的好朋友王劍虹女士也像先前的王一知女士那樣傾向於××主義了，而且不久就因為肺病死了；也許丁玲因此感到寂寞，因此要換環境了。

一九二七年，丁玲發表了她的第一篇小說，那時她始用「丁玲」這筆名。

這個名字，在文壇上是生疏的，可是這位作者的才能立刻被人認識了。接着她的第二篇短篇小說莎菲女士的日記也在小說月報上發表了，人們於是更深切地認識到一位新起的女作家在謝冰心女士沉默了的那時以一種新的姿態出現於文壇。在莎菲女士的日記中所顯示的作家丁玲女士是滿帶着「五四」以來時代的烙印的；如果謝冰心女士作品的中心是對於母愛和自然的頌讚；那麼，初期的丁玲的作品全然和這「幽雅」的情緒沒有關涉，她的莎菲女士是心靈上負着時代苦悶的創傷的青年女性的叛逆的絕叫者。莎菲女士是一位個人主義，舊禮教的叛逆者；她要求一些熱烈的痛快的生活；她熱愛着而又蔑視她的怯弱的矛盾的灰色的求愛者，然而在遊戲式的戀愛過程中，她終於從醜觀拘束的心理擺脫，從被動的地位到主動的，在一度吻了那青年學生的富於誘惑性的紅唇以後，她就一脚踢開了他的不值得戀愛的卑賤的青年。這是大胆的描寫，至少在

中國那時的女性作家中是大胆的。莎菲女士是「五四」以後解放的青年女子在性愛上的矛盾心理的代表者。

但那時中國文壇上要求着比莎菲女士的日記更深刻更有社會意義的創作。中國的普羅革命文學運動正在勃發。丁玲女士自然不能長久站在這空氣之外，於是在繼續寫了幾篇以女性的精神苦悶（大部份是性愛的）作為中心題材的短篇而後，丁玲女士開始以流行的（革命戀愛）的題材寫一部長篇小說了。這就是那韋護。這是一部八九萬字的長篇小說。在這裏，丁玲企圖寫她那已故的好朋友王劍虹女士的思想轉變。書中的主角麗嘉就是王女士的影子，而男主角韋護是一個老牌的××黨員。這兩個人的戀愛結合很有幾分（*Robbie*）味，特別是在女主角那方面。麗嘉的思想性格，多少有些和莎菲女士和像，牠的戀愛的發生與其說是由於男主角那方面來的思想的感應，還不如說由她那少女的好

奇心和浪漫的情熱。所以在結合後，麗嘉雖然接受了××主義，卻終不免因為戀人的忙於工作而奪去了他倆的溫柔蜜愛的時間而感到戚戚，直到那男主角覺得「戀愛」已經無形的妨害了工作精神而決然捨去的時候，麗嘉方始覺悟，也說要決心投身於實際的革命工作了。而這小說也就在此完結。在這結尾，丁玲特地改變了她的故友的事實，表示了革命戰勝了戀愛，但是在全體上，塗寫了麗嘉那種熱情的獵傲的個性以及模糊的政治認識而外，那位男主角韋護是表現得並不好的。那時候（大約是一九二三年——二四年罷）的社會情形沒有真切的描寫也是一個缺點。

如果韋護這小說是丁玲思想前進的第一步，那麼，繼續着發表的一九三〇年春上海，就是她更意識地想把握着時代。這也是將近十萬字的長篇小說，以一九三〇這年上海的羣衆運動爲題材。知識份子的主角是懶惰的不革命者，鬧

烘烘的左翼。學生運動對於他並沒有多大影響；但是他的妻——書中的女主角，卻積極的參加了工人運動。於是在動搖矛盾的丈夫和極致命的妻中間，發生了「革命與戀愛」的衝突。結果那個妻爲了革命而捨去了戀愛，所以在題材上，這一九三〇年春上海大約和章護相彷彿；不過作者努力想表現這時代以及前進的鬥爭者——這種企圖，卻更明顯而且意識的。

一直到這時候丁玲好像尚未加入中國左翼作家聯盟，雖然鮑愛人胡也頻已經是那聯盟中的積極分子了。接着就是胡也頻與其他四位作家的被捕被殺。丁玲女士個人，對這××恐怖的回答就是積極左傾，踏上了那五個作家的血路向前！

從一九三二年夏起，丁玲再不是中國左翼作家聯盟陣外的「同路人」而是陣營內戰鬥的一員。那時中國的左翼刊物悉遭封閉，出版左傾書報的書店都受

嚴重的壓迫，左翼作家聯盟在整頓陣容，改變了戰略以後，乃有北斗雜誌出版。這是當時全中國在左聯領導下的唯一的文藝刊物。丁玲女士當了編輯。她的短篇小說「水」就在這刊物上發表。「水」在各方面都表示了丁玲的表現才能的更進一步的開展。這是以一九三一年中國十六省的水災作為背景的。遭了水災的農民羣衆是故事中的主人翁。他們和洪水奮鬥和飢寒奮鬥，最後，逃到城市的時候，又和欺騙他們的官吏紳士放賑員奮鬥，終於和自己隊伍中的動搖思想奮鬥。全體的農民就革命化起來，這是一九三一年大水災後農村加速度革命化的文藝上的表現。雖然只是一個短篇小說，而且在事後又多用了一些觀念的描寫，可是這篇小說的意義是很重大的。不論在丁玲個人，或文壇全體，這都表示了過去的「革命戀愛」的公式已經被清算！

沿着這路線，丁玲又寫了許多短篇小說。上海的革命鬥爭是那些小說的題

材。爲要充實她的生活經驗，她在九一八以後參加了許多實際鬥爭。左翼作家聯盟所積極進行的工農通訊員運動，丁玲也是實際工作者和指導之一。在左聯的幹部中，他是一個重要的而且最有希望的作家。他的××，不用說是中國左翼文壇一個嚴重損失。

她的最近的作品是短篇小說「奔」，發表在五月號的現代。這是描寫了農村經濟破產下的農民到大都市裏來找工作，可是大都市中也擠滿了失業者，於是他們不得不再回老家去，可是他們堅決的說：不能再忍受地主的剝削了！此外，丁玲又寫了長篇小說「母親」，據說尙差萬把字沒有完篇，可是她就××了！

(茅盾)

II 丁玲在西安事變前後

一 胖了丁玲

現在許多人都知道了丁玲已經到了陝北，友人曾和丁玲見過面，他談那次見面的印象，現在還很清楚的留在我的腦際。

西安事變之前，丁玲已到了西安，但是她並沒有公開和人見面，許多青年學生知道她到了西安，到處打聽她的消息，結果是毫無下落，大家只是在報章上雜誌上寫些歡迎的文章，並且預備開盛大的歡迎會，然而這衆人想望的女作家始終是千呼萬喚不出來。

她離開西安之後，就到彭德懷的軍隊裏去，後來更深入陝北，寄足在陝北某有名大城中，約些朋友組織文藝協會，蒐集些「長征」的材料預備寫些驚人的長篇東西。

當他到達陝北某城後，因為早知道她在那，裏剛剛下車，就請紅軍大學校長林彪通知她，想和她見面，這位被稱為與陳誠將軍有相同作風的林彪先生馬上在信封上寫了幾行字，叫傳令員去通知她請她到紅軍大學來。

油燈新着，爐火正紅，許多神祕的人物圍着火坐了一圈，大家談得高興的時候，突然發現一位女性潛到人們的圈外，不知誰叫了一聲，「丁玲來了！」所育的人的視線，都集中在這個女人身上，林彪立刻起身爲他介紹，「這是XX先生」，「這是丁玲女士」。「久仰」！「彼此都是一樣的傾慕」！

丁玲現在發胖了，眼還是那樣大，睫毛還是那樣長，臉還是圓圓的，穿上

幾件粗布便衣，在這羣男人中，顯得她相當的矮小了。

記得在去年她在北平曾經說過這樣一套話，她說：「一個現代女子要能作社會事業，必須第一克服『女性』，第二，克服『母性』，這次那位朋友特別問她說這句話的理由，她說這是爲她一位已嫁的朋友而發，她的朋友一面很想作事，一面非常痛愛她的丈夫和子女。她以爲這樣，兩全是不可能的。」

最近他聽到許多人說，她將和彭德懷結婚，當晚在許多神秘人的讌會席上，他常衆問她。上述消息是否確實。她笑着說：「沒有的事！」許多人都闐然大笑起來，有人逼她說：「如果你確實沒有意思，請你正式加以否認！」她爲難了半天說，「我不必否認……因爲沒有……的事！」（大公報記錄）

二 丁玲和集體創作

國內的和平運動統一成功了，陝西已經不再存留火藥氣味。我在春假期中到陝北去旅行了一次，超迢地離開文化城五千里路。

延安——膚施縣——在很高很深的山中踞着，城池是十分小巧美麗的，靠在延水的邊岸。一向被外面的人們想像爲十分奇特的地方，我們所見的則祇是一個安靜平常的所在。丁玲在談到延近來生活時說得好；「在這裏還不是和在外面一樣的過活？我在那裏都過得來，倒不在乎什麼，不過，在這裡可以比在外面更自由些，更有趣些，沒有什麼拘束。」

也許正是因爲這裡一切都不受拘束，集體創作的「二萬五千里長征記」乃得寫就了它的初稿。這初稿的內容是從許許多多身經二萬五千里路程的征人們日記中採取來的。饑餓，戰爭，深水，高山，正義，民族，和着血淚交織成的髓的骨幹，再用艱難，愉快，努力，冒險，演繹成活潑動人的文字。像在呼號

，像在泣訴，近代偉大的史實就洋溢在幾百萬字之中。

這集體創作的開始已經有一年多的歷史了。起初由參加長征的人自由用片段的文字敘述長征中的史實，在幾千篇短文中，選出幾百篇較佳的作品。由這幾百篇作品，加以淘汰，祇剩下了百餘篇。將這百餘篇佳作再按歷史的次序排列起來，乃集合成了一部長篇巨著。這長篇巨著，經過丁玲成仿吾等人加以剪裁後，始成爲現在正式的初稿。這初稿現在已經抄成二十四份，正在讓許多身經長征的人補充，並給富有文學修養人的修改（其中的一份已被帶到上海去了）。等到這二十四份初稿都修改完畢之後，再聚會討論，選擇最完善的一本作定稿，但是這定稿仍須要兼容另外二十三本中比較好的作品。

當我到延安的時候，大家已忙着在修改這稿子。

在丁玲的桌上，也放着那樣寬約一尺，長約一尺半，厚約二寸的一份，似

乎在和戴書架上的海上森林，高爾基全集爭美。

這稿子外面包着綠紙的封面，是用毛筆橫行抄寫的。在每行文字之間，和上下空餘的白紙上，已讓丁玲細細的寫上無數極小極小的字。據說，在另外的二十三本上，也同樣的改得糊塗滿紙了。

「什麼時候可以完成呢？」我在到延安的第二日間丁玲。

「今年秋天可以完成，現在大家都在加速率的努力。」

「將來怎樣發行呢？」

「能在外面發行更好，有困難呢，我們自己來印。這部東西自然的有它歷史的價值，無論如何，它一定會流傳到全世界去的。」

「你對它的感想怎樣呢？」

「它會使我感動，也會使我慚愧。我對這些偉大的事跡驚奇，受它的感

動。我覺得我沒有好好的多做一點事情，所以慚愧。從寫作的觀點上來說，我越看它越覺得自己生活經驗不夠，偉大的著作，決不是文人在紙上掉弄筆墨所可以成功的。」

我細細翻閱了這稿子一過，可是我沒有方法描摹它的內容和特處。

（任天馬記錄）

三 丁玲生活漫談

在集體創作之外，我曾經盡我三天時間內的可能：探訪丁玲的生活。

總現在是快樂，康健，而且努力的，雖然延安的物質條件那樣缺陷，生活是那樣苦。

去年秋天由西安過三原到陝西，先在軍隊中服務過很長的時間，今年二月

到延安，以後就在延安沒有走。現在在延安師範中學教着中國文學史。

臉是胖胖的，幾乎成一個圓形。身體也肥胖，所以一身灰布軍服要漲破似的捆在她身上。紅星的帽子壓在短髮上，兩個酒渦，時常在笑。

她的寓所中收拾得很整齊，臥房中只有一只土坑，坑上放着引人注目的咖啡罐子。讀書的房中牆上掛着圖畫，書架上放着好些名作。在書房角掛着有白色布幔，我揭開布幕看，裡面放着兩口大棺材。

溫濤說這棺材是丁玲替自己準備的，因為她不久要自殺。可是丁玲卻辯別沒有這回事，棺材是這屋子主人寄存的。

丁玲的孩子時常給她寫信。蔣麟麟——大兒子——現在已經有九歲了，形容很怪而且很聰明的，別人稱他爲小科學家。麟麟的妹妹現在剛六歲半，在不久之前收到母親親自寄去的衣服。

丁玲除掉能寫，而且會縫衣服。她替那矮小的木刻名家溫濤裁衣服，溫濤則燒廣東菜請丁玲，延安的一切工作人員薪水都是極低的。最高的領袖一月祇能拿着薪水十元。可是對文字的酬報卻極高，一千字有五毛錢的稿費。上月丁玲寫了七千字，領着三塊半錢的稿費。

丁玲喜歡吃糖，也喜歡吃八寶飯，八寶飯可以在延安小館子裏吃，祇要她能領到很多的稿費，糖呢，在延安買是十分困難，她希望有朋友給她寄些去。

（任天馬記錄）

四 悄然出現了的是丁玲

抵膚施，先至城外外交部接洽，旋入城，滿街是黑衣紅星青年，服裝較外間爲完好。商業亦較熱鬧。下車至紅軍大學休息。

紅大，那時已改爲「抗日軍政大學」，校裏首先遇到的是林彪先生，現任紅大校長，對我稟算地主之地主了。他是三十歲剛過不遠的人，穿一件灰布棉大衣，中等身材，冬瓜臉，兩眼閃爍有力，說話聲音沈着而不多言。不過，無論意見與用詞上，他的立場很堅決，一點不放鬆。他領我去看他們學生的活動，有些在打乒乓，有些在打籃球，教官們和他們混在一起，沒有人介紹，很難分別，因爲服裝都是一樣的不好。寢室內務，不大講究，官長學生之間，也無多禮節，他說他們不贊成形式主義的。自然他們是以蘇聯紅軍作藍本，而蘇聯紅軍的兵學原則，是法國拿破崙的遺留，重自由，重活潑，和德國兵學派的重形式者，完全相反。日本學德國，中國有些部份又是學的日本。紅大的教育方針，是自動多於被動，討論多於上課，室外活動很注意，每日上課時間，最多不過三四時。

其次和我見面的是宣傳部的吳亮平先生，他小小個子，清秀的面龐，無論他吃過多少苦頭，還保留着書生面目。他的外國語文很漂亮，蘇區對外英語廣播，就是他担任。他說話是清晰，明白，有系統，並有平和而堅定的見解。美國記者施諾（Shoa）入陝北，就是他給毛澤東作翻譯。他是一位漂亮的宣傳家。

隨後廖承志來了，這是廖仲愷先生的哲嗣，何香凝先生的痛愛者，他會好幾種外國文字，會畫，會唱，會寫，會交際，而且會吃苦，這是紅軍中多才多藝的人物。紅色中華日報現改為新中華日報的就是他主編。

劉伯誠一會來了，身體看來很瘦，血色也不好，四川人有這樣高的個子，要算「高」等人物。他之有名，不在到了紅軍以後，西南一帶，對「劉瞎子」的威風，很少人不知道的。他作戰打壞了一隻眼，身上受過九次槍傷，流血過多，所以看起來表外不很健康，然而他的精神很好，大渡河也是他打先鋒。行

軍時飛機炸彈還光顧了他一次，幸而不利害，他在莫斯科曾經令佛洛西諾夫敬佩過的。「紅軍總參謀長」是每個紅色戰鬥員都知道利害的。

天已黃昏了，屋內地上燃着火，再進來一位老者和中年漢子模樣的人，前者是林祖涵先生，後者是朱德先生，林先生真是老而益壯，朱德已有五十多歲了，而面目僅如四十歲人之健壯。他說他每天打籃球，說話完全四川音。「半生軍閥，半生紅軍」，他自己笑着自道。他說紅軍作戰沒有什麼秘訣，只是政治認識透到每個戰士，和羣衆基礎工作得到許多便利。

悄然出現的是丁玲女士，我們是初見，而不想到見面在怎樣地方。她打算在陝北搜集些材料寫東西，將來當有些特別的東西出現。

現任中共總書記張聞天先生（洛甫）戴着不深的近視眼鏡，出現於人羣中，他的談風輕鬆精利，不似會過萬重山者。

最後到的毛澤東先生，許多人想像他不知是如何的怪傑，誰知他是書生一表，儒雅溫和，走路像諸葛亮「山人」的派頭。而談吐之持重與音調，又類三峽村學究，面目上沒有特別「毛」的地方，只是頭髮稍爲長一些。

同毛澤東先生進屋的。還有一位年近古稀的徐特立先生，他公然從江西走到陝北，這是了不得的事件。……

（長江肥錄）

匪 丁玲最近的工作

一 丁玲任第八路軍戰地服務團總主任

第八路軍戰地服務團，由丁玲女士率領，已於十月二十六日抵并，工作頗爲努力。該團茲發出「致前方將士書」，爰爲錄之如下：

各路英勇的抗日將士們：

九一八後，山河破碎。三千萬同胞，盡作了日本強盜的牛馬奴隸！今年的七月七日，第二個九一八的號砲，又在蘆溝橋爆發，數千年的故都，繁盛的天津，以及南口張家口，相繼爲強敵奪去，亡國滅種的命運，由一萬萬多同胞的

身上，移到我四萬萬五千萬同胞身上。當此生死關頭，幸我政府堅決抗戰，而我數十百萬的中華好男兒，爲了祖國，勇猛的走上疆場，拚自己的熱血和頭顱，迭予強敵以重大打擊，鼓舞了全國人民的愛國熱忱，展開了我中華民族新的一頁，爲民族解放而鬥爭。親愛的將士們，不僅倣效對於你們表示崇高的敬意，即全國民衆都在感激你們，後代兒孫將永久崇拜你們英勇的功勛。還望再接再厲，發揚我有數千年歷史的偉大民族精神，與民衆結成一體，誓死收復失地，驅逐日寇出中國，直到徹底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國，爭取中華民族解放的最後勝利！此致

民族解放的敬禮！

第八路軍西北戰地服務團主任丁玲副主任吳奚如暨全體團員敬啓

二 丁玲談西北特區的文藝

在過去的十年中，中國曾有過兩個世界：一個是荒淫糜爛：一天天朝墮落滅亡的路上走去；另一個新的世界卻在砲火的圍牆裡，慢慢的生長，慢慢的強壯了。新的制度，新的經濟建設，新的軍隊，一天天的穩固，一天天的堅硬，而新的人格，偉大的個性的典型也產生出來了。這就是眩耀了同時代為地球上所有人類的蘇維埃紅軍的建立這十年新的世界的出現，雖說振撼了世人的耳目，卻不斷受着污蔑，造謠和極端的壓迫，所以一直到現在還保持着神秘在一切人心中。固然慢慢的會更被了解被贊助，因為在共產黨正確的領導之下，他的真面目，頑強的為着爭取民族解放拚死精神，是一天一天顯露了出來而走到廣大的社會羣中去了。

平 心 主 編

民 族 解 放 叢 書

本書目的在系統地提供各方面有關民族解放運動的知識，對於各個實際問題，皆有警闢而深入的講解，材料新穎，見解精深，其最大特色，每本書都具有全新內容，避免與坊間已出版之著作重複。可充作一般民衆的戰時讀物，救亡訓練班的真好教材。

本叢書現已全部出版，每冊字數三萬左右，定價低廉，每冊一角五分至二角。

第 一 輯 書 目

- 國抗戰與國際趨勢……………賓 符著
- 抗日戰略論……………平 心著
- 宣傳組織與訓練……………潘念之著
- 抗戰與青年……………貝 葉著
- 戰時經濟問題與經濟政策……………王亞南著
- 中國與蘇聯……………念之等著
- 民主政治與救亡運動……………傅于琛著
- 世界民族解放戰爭的教訓……………吳清友著
- 九一八以來的中日戰爭……………藍天照著
- 民族革命戰爭論……………林克多著
- 抗戰中的民生問題……………莫 溼著
- 抗戰中的文藝問題……………黃 峯著

光 明 書 局 出 版

士戰女的國中新一——玲丁

究必印翻 · 有所權版

原
著
者

里
夫
舟

總
經
售
處

光
明
書
局

廣州教育路鹽運西
上海福州路二八五號
漢口生成南里六號

華中圖書公司
上海雜誌公司
生活書店
新生圖書公司

每冊實價二角外埠酌加寄費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二月漢版發行

78
10 2018

8

2018

3 20
10/1